

## 臺北市立松山高中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松韻獎】

小說組佳作 10909 陳宥潔

### ◎作者自我簡介：

大家好，我是陳宥潔，是個嗑到冷門 CP 的二次元，性格隨便，也還算負責任。最近在練打藝，雖然打得不怎樣，有靈感才會寫文章，且以同人文為主。

### 《幻夢》

「好久不見了，卡蕾菈。」黑髮男子說。

「也沒過多久吧，不過是區區幾百天，連我們惡魔生命中的百分之零點一都不到。」名叫卡蕾菈黃髮惡魔回答道。

「你們惡魔還真是不可理喻。」黑髮男子說。

「你這個人類有資格說嗎，近藤？區區九十歲的人類，竟然打敗了你們那邊活了幾百年的達姆拉德，你好意思說我？不過你也太誇張了吧，都放假了還穿軍裝？到底懂不懂享受生活啊！你不是異界人嗎？怎麼跟利姆路大人差這麼多啊？你之前過的那是什麼日子？」卡蕾菈問。

「我那個時代是戰亂時代，沒有這麼優渥的生活條件。我能打敗達姆拉德晉升帝國近衛軍團長，是因為我本身實戰經驗夠，你們原初惡魔才不可理喻。話說你不是說今天要帶我去體驗你們那邊的生活嗎？怎麼自己還遲到了？」名叫近藤達也的黑髮男子回答。

「不好意思嘛，我這不是記錯時間了，現在就帶你去到處逛逛，走吧！」卡蕾菈回答。

卡蕾菈，創世之初就存在的最古最強的原初惡魔之一——原初之黃，話雖這麼說，但她也曾敗給存在值比自己低很多的傢伙，比如近藤，他是八星魔王之一的利姆路手下的聖魔十二守護王之一的破滅王，同時也是魔國聯邦首席大法官。她的外貌看起來像一位少女，黃色的頭髮大約到肩膀這麼長，渾身上下散發著一種帥氣爽朗的氣息。

近藤達也，一個曾生活在二戰時期的日本帝國軍的中尉，在一次出任務的過程中險些喪命，受到皇帝魯德拉的召喚來到基軸世界，自此為帝國效力，目前擔任帝國近衛軍團團長、情報局局長，同時也是序列第一的超級強者，在帝國中是只比皇帝、灼熱龍和費爾德維弱的存在。雖然說目前九十歲，但是顏值比某些二三十歲的年輕人還高，烏黑的頭髮看不出歲月走過的痕跡，矯健的身手更讓人無法直觀的猜測到他的年齡。

二人不知不覺間走到了市集上，看著滿街的攤販，卡蕾菈向近藤發出了靈魂拷問。

「你今天想吃什麼？」卡蕾菈問。

「不知道，都可以，我不挑食，就去你平常吃的店吃吧！」近藤回答。

「可是我平常都去朱菜那邊吃，街上有什麼好吃的我還真不清楚。」卡蕾菈說。

「這就是你說的要帶我體驗你們這邊的生活？」近藤問。

「這樣吧，我現在帶你去品嚐朱菜煮的菜。」卡蕾菈說。

由於這個點朱菜要跟利姆路開會，於是二人向利姆路的辦公室邁進，沿途聽著百姓們的歡聲笑語，兩人也由衷地感到幸福，同時在心中慶幸世界沒有毀滅，今天大家仍好好的活在世界上。

在一段時間後，二人走到了利姆路的辦公室，卡蕾菈敲了敲門，在得到利姆路大人的許可後，便帶著近藤走了進去。這時利姆路正在跟一眾幹部開會，利姆路原本在看到卡蕾菈後還想調侃她一番，但在看到她身後的近藤時，表情瞬間變得嚴肅。

「為什麼帝國的近衛軍團團長也在這裡啊？」利姆路問，此時他心想要是沒把近藤招待好，怕是會升級成外交危機，雖然要跟帝國打的話也不一定會輸，但他可不希望魔國聯邦再度陷入戰火之中，更不希望有夥伴犧牲。

「庫呼呼呼呼，卡蕾菈你這樣可是會給利姆路大人帶了困擾的啊。」和卡蕾菈同為原初惡魔的利姆路第二秘書——迪亞波羅幫腔到。

「抱歉嘛，我今天請假就是為了帶這傢伙到處走走啊，這傢伙的人生實在是太無聊了，所以我就邀請他來我們這邊體驗一下生活了。」卡蕾菈一臉輕鬆的說著，她完全沒有發現利姆路的擔憂。

「下次邀請這種強大的傢伙來之前先跟我講一聲，話說回來，你不是要帶他體驗生活嗎？來我這幹嘛？」利姆路問。

「我們原本打算在街上找點東西吃的，但是我也不知道可以吃什麼，想說朱菜做的飯不錯吃，就把人帶來找朱菜了。」卡蕾菈回答。

「找我？可是我們現在正在開會欸。」朱菜說。

「朱菜你就先去做料理給他吃吧，畢竟人家來者是客。這只是一個例行會議，沒有什麼重要的事。」利姆路對朱菜說，又把頭轉過去對近藤說：「你臨時來訪，我們也沒有時間準備，若有招待不周，請見諒。」

「多謝你了魔王利姆路，朱菜小姐也麻煩了，突然來訪非常抱歉。」近藤說。

朱菜去廚房準備食物了，不久後，朱菜將食物端上了桌，餐點包含一碗濃郁的奶油濃湯、一份色澤飽滿的肉排以及一塊香甜的草莓奶油蛋糕。

「請慢用。」朱菜說。

「謝謝，那我開動了。」近藤說完，便拿起了湯匙，開始品嚐美食。雖然近藤的生活十分的無趣，但由於身處高位而常常需要出席交際應酬的場合，這使他的用餐禮儀相當的標準，即使在美食面前，仍保有他本身的從容和優雅，這讓卡蕾菈十分的佩服，因為她自己是個沒怎麼學過用餐禮儀的人，吃飯都狼吞虎嚥的。

濃湯的香味在嘴裡擴散，濃郁的口感令近藤沉醉其中，不由得一口接一口的喝。肉排的香氣在嘴中擴散，和日本和牛的味道相比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多汁的口感和醬汁搭配在一起可以說是世上極致的美味。草莓的色澤鮮美，酸甜酸甜的口感令人欲罷不能，搭配上雲朵般的鮮奶油，堪稱永不敗北的經典。

不久後近藤吃完了，食物的餘韻仍殘留在他的嘴中。

「謝謝招待，我吃飽了。」近藤說。

「我們接下來要去哪裡啊？」卡蕾菈問。

「不是你要帶我四處逛逛嗎？怎麼反過來問我了？」近藤問。

「我不是想說看你想去哪裡嘛！」卡蕾菈回答。

「你們可以去黑兵衛和凱金那邊看看，他們可是我們這邊最厲害的工匠，順便帶一點鐵製品回去當紀念品。之後還可以去泡溫泉、打迷宮。對了，今天晚上剛好有夏日祭典，近藤中尉也是日本人吧，晚上可以去回憶一下家鄉。」這時一旁的利姆路說道。

「這感覺挺不錯的，不愧是利姆路大人，近藤你覺得如何？」卡蕾菈問。

「就這麼辦吧！」近藤回答。

兩人告別了利姆路，到達了黑兵衛的工坊。黑兵衛看到來人，感到十分的驚訝，但還是招待了二人，二人在工廠裡到處閒晃。

「我們這邊工匠的手藝不錯吧！」卡蕾菈說。

「確實，能做出傳說級武器的工匠都是狠人。」近藤回答。

「那你想要什麼？我送你。」卡蕾菈問。

近藤四處看了看，工坊裡陳列了各式各樣的武器，還有各式各樣的鐵製品，包含髮髻、胸針、湯匙叉子等等，但是一個金光閃閃的金屬鏈條吸引住了他的目光。那條鏈條十分的普通，但在戰爭時仍是難以取得的奢侈品，在日本從軍時他就很想要了，但當時的物質條件不允許，被召喚到異世界後也沒有在其他地方看到有賣這個，原本以為這輩子不可能再看到了，沒想到在這裡還能再次看到這個年輕時嚮往的東西。

「你想要那個嗎？看你看那東西看了很久。」卡蕾菈指著金屬鏈條問。

「嗯，那是我年輕時的遺憾。」近藤回答，他難得向他人講出了內心話。

「如果中尉喜歡，我可以直接送給你，要嗎？」黑兵衛問。

「這樣好嗎？這樣你會虧錢的。」近藤問。

「沒關係的，中尉難得來一趟，我一直很佩服中尉的身手，小店的東西能被中尉看上是小店的榮幸。」黑兵衛回答，他是絕對不會告訴近藤利姆路在近藤來之前有特別交代他要讓近藤免單。

「那就多謝了。」近藤說。

「不客氣，從下午開始就陸陸續續有一些慶典的攤販開始營業了，兩位可以先去看。」黑兵衛說。

「知道啦，我正打算帶他過去呢！」卡蕾菈說。

「祝兩位玩的愉快。」在兩人離開店裡時，黑兵衛對兩人說。

兩人從工坊裡出來時，街上已有各式各樣的攤販，除了日本傳統慶典中常見的刨冰、章魚小丸子、三采糰子、炒麵以外，還有魔物料理、利姆路的特製飲品（喝起來像可樂或汽水）等在地特色美食。街上掛滿了史萊姆圖樣的燈籠和旗子，一旁的路燈上貼著慶典的流程圖，提醒著每個遊客活動的時間。

「誒誒，八點的時候有煙花欸，一起去看吧！」卡蕾菈說。

「好啊，還挺懷念的。對了，我們現在要吃什麼？」近藤問。

「你不是異世界的人嗎？你問我幹嘛？」卡蕾菈反問。

「不是你說要帶我體驗生活的嗎？」近藤問。

「每次來的攤販都不一樣嘛，所以我想說看你有什麼懷念的東西想吃。」卡蕾菈說。

「我們就去吃那一家吧！」近藤指著一旁暴風龍維魯多拉開的章魚燒攤販說，他認為暴風龍作為創世之初就存在的龍種，做出來的食物應該沒有食安疑慮，可以安心的吃。

「好啊！」卡蕾菈說完便頭也不回的衝向攤販，她已經等不及要品嚐美食了。

兩人各買了一份章魚燒，柴魚片在章魚燒上翩翩起舞，淋上美乃滋的拉花，令人食指大動。由於他們不知道接下來還要吃什麼，所以就並肩坐在路旁的長椅上，看著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兩人也享受著忙碌生活中不可多得的清閒。

「真好啊！」近藤突然發出了一聲感嘆。

「什麼真好？」卡蕾菀問。

「這個和平的世界，沒有人犧牲的日子，依然笑著的我。我年輕時身處戰火之中，一般老百姓或許還有一部分時間可以好好的生活，但身為軍人，我不能有任何的鬆懈，要隨時準備與敵人交戰。到了戰爭後期，甚至得一次次的看著身邊的同袍死於上級為維護自身威嚴所下的無理的命令，若不是帝國的皇帝陛下出手相救，我也會因此而死。如果當時也這麼和平，他們是不是就能活的更久一點了？他們是不是就不會這樣死於無意義的事情了？」近藤問，他說著說著，就陷入了對昔日部下的自責。

「我並不覺得這是你的錯，你作為軍人，服從上級的命令是你的天職，而且下命令的是你的上級，又不是你，不用太自責。人終有一死，他們就算不死於戰爭，也有可能死於其他原因阿。」卡蕾菀說。（卡蕾菀就是曾對部下下無理命令的上級。）

「我恨的是自己的無力反抗，是自己的弱小無能。要是我當時也和今天一樣強大，或許就不會有這麼多部下白白犧牲，或許就不會敗給那些敵對國家了。作為他們的上級，我沒能保護好他們，是我的失職，是我的無能。」近藤激動的說，眼角漸漸泛紅，淚水積在眼中，看起來隨時會哭出來，他是真心對他的下屬感到抱歉，也是真心的對自己的無能感到自責。

「我不知道怎麼安慰人，但是死掉的人已經死了，最重要的是不要讓悲劇重演。好啦，我們來聊點開心的話題吧！好不容易有個熱鬧的慶典都被你搞得死氣沉沉的，你到底怎麼變這麼強的？」卡蕾菀問，這是她第一次這麼努力的去安慰一個人了。

「抱歉失態了。就是不斷地練習啊。這有什麼難的？」近藤擦了擦眼角的淚說。

「不是你這傢伙也太踐了吧！我都不敢這麼說。」卡蕾菀說。

「可能自己已經達成的事就會覺得這也沒什麼吧？我不覺得這是什麼了不起的事。」近藤說，他又恢復了往日的從容。

「算了，之前輸給你當是我自己虛度光陰的問題吧。對了，你還想吃啥嗎？距離煙火大會還有好幾個小時，我們總不能一直在這裡乾坐著吧？」卡拉蕾說。

「我是沒有特別想吃的了，剩下的時間打迷宮可能有點不夠了，不如我們去泡溫泉吧！我也好幾十年沒泡了。」近藤說。

「好啊！那走吧！」卡蕾菀說完，就蹦蹦跳跳的向溫泉出發了。

到了溫泉區由於是男女分開泡的，雖然卡蕾菀可以變成男的，但那很麻煩，所以他們約定好七點半在門口集合後就各自走進浴池了。

近藤達也是第一次來這邊的浴池，出乎他意料的是這邊的浴池和他在原本世界的差不多（畢竟利姆路原本也是日本人），他走進去之後，在裡面看到了不陪老婆們在這裡享受難得的單身時間的大將軍紅丸，兩人簡單的打個招呼後，便各自待在一邊享受自己的悠閒時光了。

近藤泡在浴池中思考人生，他心想為什麼自己總是不自覺的對卡蕾菀透露出心裡話？心理越想越煩躁，實在是泡不下去，於是他在六點半就走出了浴池，獨自在街上走著。就這樣漫無目的的走了一段時間，突然在一旁的攤位上，看到了一個珍珠一字夾，心中頓時浮現出

了卡蕾菈戴著它的模樣，近藤認為十分合適，於是便買了一個，準備報答卡蕾菈今天帶他逛魔國聯邦的恩情。

大約七點半左右，卡蕾菈從溫泉池裡出來了，看到面前已經把軍裝穿上，扣子又扣到最上面的近藤，心裡由衷的感到疑惑，為什麼這個人可以一直把衣服穿的這麼整齊啊？卡蕾菈即使活了這麼久，也做不到這種事，她理解為什麼要為了一些奇怪的理由去犧牲自己的舒適度，也不願意這麼做。但她覺得一絲不苟才是近藤的作風，正是這樣的近藤，才能深深吸引住他的目光。

「你別再發呆了，在想什麼呢你。我們走吧！煙火大會快開始了，再不走就搶不到好位置了。」在卡蕾菈恍神之時，近藤說。

「好啦好啦，現在就走。」卡蕾菈說。

兩人走了二十幾分鐘，到了一個沒有視野干擾的位置坐下來，就這樣乾坐了一陣子，忽然一道光芒飛上了天，隨著第一顆煙花在天空中炸開，更多更多的煙花一顆接一顆的綻放，七彩的光芒映照在兩人的眼中。

近藤轉頭看向卡蕾菈，看著她眼中的光芒，看著她美麗的臉龐，他的目光無法從眼前的惡魔身上移開，心中浮現出了一個疑問——美的究竟是煙花，還是看煙花時，身旁人的臉龐呢？曾經他不敢再去看煙火，怕會想起在戰火中逝去的親友，怕會想起昔日戰死的部下，怕自己在煙火中，看到生靈塗炭的故鄉，看到血流成河的戰場。直到這次卡蕾菈的邀請，他才再一次參加了煙火大會。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他透過煙火看到的，不再是戰火中的過去，而是身旁人的笑容，是童年的笑容。原來曾經的陰影是會漸漸淡去的，原來戰火下的痛是能漸漸遺忘的，原來心中的傷口是能漸漸癒合的。這時他突然想到了之前為卡蕾菈買的珍珠一字夾，他悄悄的把髮夾別在卡蕾菈的頭上，就在這時，卡蕾菈轉頭看向了他。

「你在幹嗎？」卡蕾菈問，她感覺這氛圍有點曖昧了。

「這果然很適合你。」近藤說。

卡蕾菈拿出了一面鏡子，看到了頭上的一字夾，圓潤的珍珠在月光下散發著細膩的光澤，襯的她更加柔美，煙花仍在天上綻放，煙火炸開的聲音蓋過了如鼓的心跳。雖然卡蕾菈並不習慣這種風格的自己，但她覺得偶爾換一下畫風也不是不可以，她並不排斥這種畫風。

「謝啦！雖然跟我平常的風格差有點多，但沒想到你審美還可以。」卡蕾菈說。

「不客氣，就當時謝謝你帶我閒晃的謝禮了，雖然你也沒做什麼。」近藤說。

「不會說話可以不用說。」卡蕾菈說。

「行，那我閉嘴。」近藤說完，兩人對視了一眼，都笑出了聲。

煙火大會在兩人的相視一笑中落下了帷幕，群星依然在天上閃爍，明月依舊在天上高懸，但他們終究是迎來了分別。由於明天卡蕾菈要回去上班，所以兩人在路口做了告別。

「再見，卡蕾菈，下次換你來我們這邊吧！」近藤說。

「嗯好，我們一定要再見面喔，別死了。」卡蕾菈說。

「可我本來就是死的啊！」近藤說著說著，他的身體漸漸變得透明，漸漸地變得破碎。

「是啊，今天的你太過真實導致我都忘了，你本來就是死的了，還是我親手殺死的！當時的情況逼得我們刀劍相向，若當時我不殺你，死的就是我和我的同伴啊！若非當時兩國敵對，我也不想殺你啊！我們都有自己的苦衷，如果我當時沒贏，你也會殺了我吧！我是多麼

希望這一刻可以成為永恆，多麼希望我們真的都還活著，多麼希望今天可以成為每一天。要不是正幸（帝國皇帝轉世）的能力，我們今天根本不可能見的到面，我好想你！真的真的非常想你！你能不能常常來看我？不要把我一個人丟在這個世界，沒有你的世界好無聊。」卡蕾菀越說越激動，她的身體微微顫抖，眼淚奪眶而出。

「在我沒死的時候我們也只見過兩次吧！逝者無法復生，你能做的只有連同逝者的份一直一直笑著活下去。這是對逝者的尊重，也是我的心願。笑一個吧卡蕾菀，你笑的樣子最美了，我嚮往的一直都是那個爽朗的你啊！謝謝你願意接下我的心願，是你的承諾讓我能安心的離開，所以請你不要自責。」近藤說，他的語氣十分平靜，他已經接受自己是死人的事實。

「誰自責了，我只是想跟你多相處一點而已。」卡蕾菀傲嬌的說，她的語氣裡仍帶著哭腔，她一下又一下的擦著眼淚，想假裝自己未曾哭過。

「好啦，知道了。」近藤說，他挪動著自己已經近乎消散的身體，給了卡蕾菀一個擁抱。

近藤就這樣消散在了卡蕾菀的懷抱中。

是啊，死者無法復生，能見面已經是奇蹟了，真希望時間能倒退啊！或許最痛苦的，就是在你離開後，我才明白你在我心裏多麼的重要，就是在殺死你的那一刻，我才察覺自己的真心，但一切都太晚了，我只能帶著思念繼續向前，連同你的份一起，在那個沒有你的世界繼續強顏歡笑。卡蕾菀這樣想著，她默默收起了眼淚，揚起了往日的笑容。或許人會離開，但思念將永存生者心中。

## ◎得獎感言：

這次是我第一次寫長篇，說實話對自己的文筆蠻沒把握的，依然選擇投稿只是想看看自己的實力在哪裡，能得名屬實是在我的意料之外，畢竟之前比作文都沒得名，感謝評審老師的肯定。

初次挑戰長篇，難免有許多不滿意的地方。但經驗可以化作成長的養分，我的高中生涯還在繼續，希望接下來能寫出更優秀的作品，不要為自己的青春留下遺憾。

## ◎評審講評：

這篇小說整體而言架構完整、格局宏大，世界觀具有延展性，人物設定清晰，尤其男女主角之間的互動頗具趣味性，為故事增添不少可讀性。然而篇幅鋪陳稍嫌漫長，情節推進節奏可再精鍊，並適度製造亮點與關鍵轉折，以提升吸睛程度與閱讀張力。文末男女情感描寫頗為動人，但男主角的內在感受著墨較少，情緒呈現略顯單向，使情感重量稍有失衡。若能在故事發展過程中更細緻交代兩人情感的基礎與連結，讓情感在事件與衝突中自然醞釀與深化，將更有助於推展小說張力，並堆疊出更具感染力的高潮。